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歌謠

北京大學日刊課發行

米號陸拾第米

(目要)

譯述	(十二首)
討論	(十一首)
民歌選錄	
兒歌選錄	
來件	
轉錄	

譯述

英國搜集歌謠的運動

家斌譯

Frank Kidson And Mary Neel.

English Folk-Song And Dance

(p. 40-p. 47)

在十九世紀的上半世紀以前，對於鄉間的歌者所唱的歌，沒有加過很大的注意。在英國，頭一個注意到鄉間的歌謠的就是卜羅德吳 (Rev. John Broadwood)，一個在蘇塞 (Sussex) 和蘇來 (Surrey) 的邊界的來因 (Lyne) 那地方的紳士。一八四三年，他出版 (因為客氣，封面上沒寫他的名字) 一個集子，其中共有十六首歌，都是一個鄉間歌家譜出來的，卜羅德吳的書的標題很冗長，可是很新鮮而且明瞭，所以我又引了出來。這著作的本身是極

可珍貴的。

「英國的古歌，照着現在蘇來和蘇塞的田野的農民唱的，由一個從極小的時候，每次聖誕節就聽着鄰近走來走去的鄉民在那時候唱着，或照他們說「祝賀著」(Wassailing)，這些歌的人搜集的。為的免得湮沒，為的供給一種真正古的調的標本，音調都照他們所唱的譜的；字句都照原來樸素的情形，有時為的使意義清楚，稍微修改點。一八四三年杜查特 (G.A. Dunsart)，一個烏爾興 (Worthing) 地方的 Chapel of Ease 的作曲家為這搜集者譜的。倫敦俄勒福街四〇八號 (408 Oxford St.) 包爾公司 (Ball Co.) 代這搜集者印行的非賣品 (對摺頁，三十二開)。」

差不多就在此時加貝爾 (William Chappell) 注意到那時除了少數音樂的考古家以外全然不知的英國歌曲的精美的寶藏。他已出了兩本

歌謠，可是在一八五六年，他開始出版古代的平民音樂 (Popular Music of the Olden Time) 這裏所印的歌謠中，含有一小部分因襲的歌，那大部分是他從英國南部得來的。其中許多的得到愛我國的國民音樂的人的愛好，可惜在加貝爾的書的新版把這些都刪去了。加貝爾書出版以後，很長的時間，我國的歌謠都不被注重，雖然許多可以叫作平民的歌的德國歌倒很受人歡迎。大約一八七八年的時候，因為大家對於諾三卜立 (Northumbrian) 短笛的愛好的復生，大家去搜尋笛的譜子，南西里得 (Shri-ole) 的斯脫寇 (Stokoe) 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有力的工作者。他從一八七八年十二月投稿到 Newcastle Courant 一組在諾三卜立吹笛的人中會流行的笛子和提琴的譜子，這些多半是從手抄的集錄中得來的，可是雖然其中的譜子有好多祇是從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印出的威做林或笛子的譜子的書抄出來的，還有些純粹諾三卜立式的歌保存着。

一八八二年，斯脫寇由紐開斯泰恩的考古學會的幫助，同卜羅斯博士 (Dr. Collingwood Bruce) 合作，出了一本書叫作諾三卜立歌曲 (Northumbrian Minstrelsy)。這裡邊又把 Courant 譜重印，並加入別的材料。這書有一個錯誤，就是把早年許多在跳舞的書已經印上過，很不能算起原於諾三卜立的，算作新的材料。馬森女士 (Miss M.A. Mason) (在一八七

七年)出了一部傳義的母歌。大部分是出於諾三卜立來源的書。一八八八年薩木納(Heywood Sumner)出了一本插畫的小冊子叫作The Besom Maker and Other Country Folk-Bouge, 含有八首歌。

約在這個時候,因為都表同情的原故,引得許多人轉移注意來研究農人和旁的能記得他們父母同長者所唱的歌的人所唱的歌。大多數的人總覺得這些鄉間的歌祇是已印出來的材料的重錄,實際上少有,或沒有,純粹的因襲的。

可是對於這問題稍做研究一下,就使卜維德與女士(Lucy E. Broadwood),巴來特博士(William A. Barrett),白零高得(Rev. S. Baring-Gould)和這書的著者全然反對這種話。

卜維德與女士,那時住在蘇塞的來因,她在她住的地方的鄉民間,發覺一個極富的,沒被採的礦源。已故的巴來特博士已集了很多,大部分由英國南部,可是在一回吃飯的時候,偶然的觸動白零高得轉移他的注意於搜集德士夏爾(Devonshire)和高恩夏爾(Cornshire)流行的歌,白零高得對這種工作非常狂熱,他在達特木爾(Dartmoor)的漫遊,中間有幾個時期住在鄉村的小店,使他對於使人心醉的歌和使人歡悅的詞調有豐富的收穫。在這種事業裏,他同西拍德(Rev. H. Fleelwood Sheppard)和巴塞爾(R. W. Bussell)合作。這些搜集者搜來的東西在西方的歌(Songs of the

West)裏發表。頭一部分約一八八九年出的,第四和最後部分是一八九一年出的。

白零高得和已故的西拍德所合著的別一種書,就是一八九五出的鄉村的歌的菁華(Garland of Country Songs)。這是西方的歌剩下的稿子一部分;二書都是米修恩書局(Methuen)出的。西方的歌增補再版是一九〇五年出的。

卜維德與女士的著作的一小部分放在English Country Songs 書裏面,那書是她和梅特蘭(J. A. Fuller Mitland)在一八九三年一同編的。像這書的精美,當然是該大風行的。以後還有一部書,就是英國因襲的歌曲(English traditional Songs and Carols) (Bossey, 1908)。

巴來特博士在一八九一年二月,他死以前不幾個月,由諾威羅公司出版英國的歌謠(English Folk-Songs),五十六首歌的一部頂有趣味的集子,可是總還不免有些首是在以前出版物印出過的。

一八九一年春天,此書著者用下列題目發表他搜集的結果:歌謠的譜子,克得生大部分從約克夏爾(Yorkshire)和南蘇格蘭搜來的歌譜的一集子。

這些著作以後,在歌謠學會未成立以前,關於英國歌謠沒有什麼作品。這個學會是引人注意到未記錄的歌謠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動力,由於三四個熱心的人覺得這事有益而創立的。當初是打算作為民俗學會一部分,可是最後

都以為這是獨立合適。歌謠學會是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六日正式成立的。頭一次會長是已故的Lord Herschell,副會長是已故的Sir John Stainer,同Sir Alexander Mackenzie, Sir Hubert Parry, Professor(現時 Sir Charles) Stanford, 委員會裏是下面幾個人——Mrs Frederick Beer, Miss Lucy E. Broadwood, Sir Ernest Clarke, Mr W. H. Gill, Mrs(現時 Lady) Gomme, Messrs. A. P. Graves, (已故的) E. F. Jacques, Frank Kidson, J. A. Fuller Mitland, J. P. Rogers, W. Barclay Squire, & Dr. Todhunter。已故的 Mrs Kate Lee 任名譽秘書, Mr. A. Kalisch 任名譽會計,全都在委員會內。

第一年有一百一十個會員;到了現在已不祇三倍了。一九〇四年 Miss Lucy E. Broadwood 任名譽秘書,會裡許多有益的事業有長足的進步。現在 Mrs. Walter Ford, 和 Mr. Frederick Keel, 繼 Miss Broadwood 作秘書。

這學會出的會刊,到一九一四年已出了十八期對於歌謠的研究很為重要。那裏面含有這學會會員們在英國各處所搜集的材料。雖然原來這會的會議會的會員有的死了,有的退出了,由幾個同等熱心的音樂家和搜集家代替他們,這些個人就是 Dr. Vaughan Williams, Mr. Percy Grainger, Mr. Clive Carey & Mr. Cecil J. Sharp 對於該會都能促進的。

若把供給歌謠學會的學報材料的人名一個一個寫出來未免太麻煩了，可是除了上面所舉出的人以外 Miss A. G. Gilchrist, 已故的 Dr. Gardiner, 已故的 H. E. D. Hammond, Mrs. Leasher, Miss Tolmie (Gaelic 歌方面) & Mr. W. P. Merrick 的供獻都很大而且很好的。Miss Gilchrist 用很豐富的智識討論到民歌譜的構造，並供給許多很有價值的解釋。

Dr. Vaughan Williams, Mr. H. Balfour Gardiner, Mr. Rutland Boughton, & Percy Grainger 在他們幾種文章會應用過英國的歌謠和民衆音樂。

夏樸先生對歌謠事業的進步的關係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搜集得很廣博，大部在蘇美塞集的，而且他使這種東西普及到公衆的精嚴的方法把「歌謠」這個字對任何說英語的人都成了家常的名詞。

討論

再論歌謠分類問題

(劉文林)

現在這個問題，我非常的不敢談。我以為分類是研究時一個實際問題，分類該是就著歌謠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所得的結果，決不是硬造出一個表面很周密謹嚴的一個系統，把歌謠

往上硬安。所以我以為要研究歌謠分類問題先不要按著歌謠兩字的字義，按著我們的理想去造一個系統。必須把歌謠拿來，看看如何分才可以，我慚愧得很，我雖然極想研究歌謠，對於各種問題並沒有精確的考查，我怎敢談呢？這些日子在歌謠上看見了邵純熙先生一篇論這問題的文章，我覺得他的分類法稍有可斟酌的地方。也不免大加說兩句話。

我第一先勸邵先生注意科學的分類法最重的事是：

1. 科學的態度是客觀的，不是專憑主觀的。

2. 科學的分類必須明確。

可是邵先生的分類法就是未免太憑主觀了。請問邵先生舉出七情的分類，先生能不能把所謂七情下個精確定義？情緒的種類是不是可以用這個作標準？先生是根據那派心理學說的？現在心理學家是否能承認這種分法？情緒類與其各類有沒有比較明確的界限？

最後，請邵先生多拿幾首歌謠試試看，能不能用這種分法。我是試過的，任意拿一首來都不容易用這種分法分。邵先生也許說先生的分法我們所以不以為然，是「見解不同」的原故，但是一種分法若是祇對一己能夠應用，有什麼價值呢？一部字典為什麼要用字母排呢？因為人家好找，作字典的人好去排。歌謠的分類法也該以人家好找，自己好排列為標準。邵先生的分法就不合這種標準。我希望大家都

多找點歌謠看看實際上該如何分，如何分才好，才方便，不然大家瞎爭辯一會子，對實際一點用也沒有。不是可笑的麼？

大家以為何如？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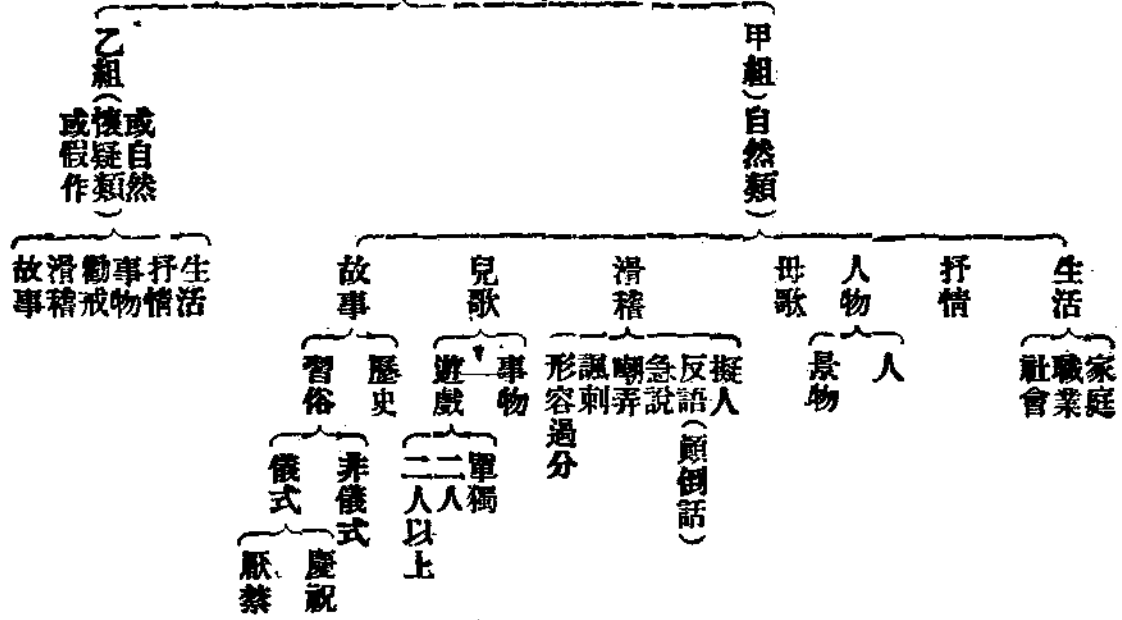
劉君這篇文章，我們很表同情。歌謠週刊發行了十二期之多，所以沒一篇分類的文章去發表，這並不是我們沒注意到，也並不是偷閑苟安；因為這個問題，很難預先擺出一個像科學上的系統表，將所有的歌謠，盡行裝在裏頭，即擺出來，也絕不能治治適用的。譬如邵君第一次所列的表（週刊十三號），豈不以為可以包羅萬有了麼？然而何如！即他第二次的表（週刊十五號），試問能夠下句肯定話說「這很適用」麼？因為這是他老先生一時從心坎中硬挖出來，和別人所說的去混合一下子，並未曾從實際上研究一番，考慮一番。閒話少說，現在且將我的分類，效效學學步，也列個表，以供研究歌謠的先生們的參考。但是還有幾句要緊的聲明是：這個分類，大體上係採取周仲密先生的辦法；我絕不敢說「這是一條極長的繩」，不過這是我研究的結果，覺得這個辦法，對我所對敵之三頭六臂，姓歌名謠的這位豫宛（河南西南部）家歌的神仙，尚能用得出，拿得住，使他俯首帖耳，歸降於我。

白啓明識。

表類分謠歌

△湖南▽

民歌選錄



星
天上一個星，
地下一個人，
那個算得廿四個星，
算他神仙呂洞賓。
(通行芷江辰縣)
大雪
大雪紛紛散，
脚冷冰冰我不探。
拜上厚臉皮，
還有三年半。
(通行芷江)
大雪
大雪紛紛落，
拜上丈人婆，
天氣又寒冷，
趕急送我老婆回來暖脚。
(全上)
大風
動大風，落大雪，
可憐黃鸝山上歌；
黃鸝還有一個坡，
可憐瞎子到處摸；
瞎子還有一根棍，
可憐瞎子不得睡；
瞎子還有一舖床，
可憐和尚無老娘；
又想把把做一個，

又怕雷公打腦壳；
又想竹匠織一個，
夜間睡起光壳壳。
(全上)
喜鵲
喜鵲簷前叫喳喳，
必有貴客到我家。
席上無菜多簡慢，
於今不是我當家。
(全上)
縹緲帕
縹緲帕子緊包頭，
出門歡喜進門憂。
出門吃了長流水，
進屋吃了苦瓜頭。
人家苦瓜苦得好，
我的苦瓜苦登頭。
(通行辰縣)
高岩坎
高岩坎，鼓兒響，
媳婦扒船公打網，
打得個鯉魚雙膀膀，(1)
爺吃頭，娘吃尾，
留得中間養滿女，
滿女養得肥胖胖，
過條門脚墨條坪。
(全上)
原註(1)膀膀，即戰戰兢兢。
(全前)

麻雀集

(全上)

麻雀集，圓波波，
 纏繞渣渣罵那個？
 罵我娘爺嗎是人，(1)
 把我送在苦竹林。
 要柴燒，山又高，
 要飯吃，在田裏，
 要水吃，路又遠，
 竹筒挑水到如今。

(全上)

原注(1)嗎，不也。

△湖北▽

鴉鵲尾巴

(黃樸)

鴉鵲尾巴鳥，
 好姐沒有丈夫，
 白天裡沒有柴和米，
 夜裡沒有床和舖。

(通行漢川)

半邊落雨半邊晴

(全前)

半邊落雨半邊晴，
 打把涼傘看丈人，
 丈人丈母請上坐，
 你的姑娘不是貨。(1)(2)

(全上)

原注(1)你讀如力。

(2)不是貨，不長進之謂。

天上的星

(全前)

天上的星，顆顆黃，

地下的的小姑娘無爺娘。

有爺有娘金活寶，
 無爺無娘一根草：
 堂屋梳頭哥哥罵，
 厨屋洗臉嫂子嫌。
 哥哥你莫罵，
 嫂子，嫂子你莫嫌，
 在屋裡過不到三五年！

(通行漢陽)

漢菜梗

(全前)

漢菜梗，梗也紅，根也紅，
 韭菜開花重打重，
 媽媽把我說的鹽船上
 腳蹬舵，手扯篷，
 張開口，呵南風，
 眼淚流了幾茶盅。

(全上)

兒歌選錄

△湖南▽

扇

(熊天厄)

扇子扇涼風，
 騎馬過廣東，
 有人來問我，
 我是大相公。

(通行芷江)

麻子麻

(全前)

麻子麻，偷枇杷，
 枇杷樹上一棵針，
 奪倒麻子屁股心。

(全上)

排排坐

(全前)

排排坐，吃菓菓，
 菓菓香，吃辣辣，
 辣辣辣，吃枇杷，
 枇杷甜，好過年，
 年又快，如斫菜，
 菜又乾，好上山，
 山又遠，好看田，
 田又方，好插秧。

(全上)

張打鐵

(全前)

張打鐵，李打鐵，
 打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
 我要回去學打鐵，
 張來看，李來看，
 我又不是打鐵漢！
 打把刀，斫柴燒，
 打把斧，斫老虎，
 打把鎗，槍姑娘，
 鎗得姑娘嘖嘖叫，
 隔壁大嫂嚇一跳。

(全上)

麻雀仔

麻雀仔，尾巴長，
偷穀米，養姑娘，
姑娘死在床頭上，
貓打鼓，狗拍喪，
岩鷹老鴉作道場。

(全前)

(全上)

喜鵲娘

喜鵲娘，尾巴長，
嘸哩嘸哪嫁姑娘，
姑娘嫁，我也嫁，
我跟姑娘提手帕，
手帕長，摸門房，
手帕短，摸茶盤，
茶盤當中有朵花，
問你姑娘嘸不嘸？
茶盤當中有顆米，
問你姑娘喜不喜？
茶盤當中有顆穀，
問你姑娘愁不愁？

(全前)

(通行辰縣)

苧菜紅

苧菜紅，根也紅，
韭菜開花棚是棚，
汚油傘，紫竹鞭，
大哥騎馬二哥牽，
牽到江邊看龍船，

(全前)

龍船過，吹喇叭，

猴子擔水避橋過，
豬劈柴，狗燒火，
貓兒煮飯打平伙。(1)

(全上)

注(1)集資辦酒飯爲打平伙。

田菜花

田菜花，地菜花，
對門對戶認親家，
親家養兒會跑馬，
花，瓜不嘸。(1)

(全前)

十二碟子擺蓮花，
豬打鑼，狗打鉢，
放大砲，打大鑼，
我爹爹一心要接新婦娘，
拜天地，拜爺娘，
不拜貓大王。

貓大王，氣昂昂，
背起花匣去趕場。(2)

(全上)

原注(1)辰人呼美爲嘸。

(2)花匣即背篋。

△湖北▽

半邊落雨半邊晴

半邊落雨半邊晴，
女婿打傘看丈爺，

(韓蕙)

丈爺丈娘不在家，

我在隔子空裏望著她；
又搗粉，又戴花，
桃紅嘴，糯米牙，
坐著好像個觀音菩薩。

我回去賣田賣地來接著她，
接在家裏買著她，
又怕香灰衝著她。

(通行黃安黃陂)

月亮走

月亮走，我也走，
我叫月亮提籃籃；
籃破，摘菱角，
菱角尖，杵上天，
天又高，打把刀，
刀又快，切片菜，
菜又甜，好過年；
年一過，好推貨；
貨一推，好修廟，
廟一修，好打鞦；
鞦一打，好跑馬；
馬一跑，好燒蜜，
蜜一燒，

(馮家勳)

一燒，燒得丈把高。

(通行黃陂)

原註 (1) 鞦讀如抱。

柑子樹

(蕭承慎)

柑子樹兒節疤多。(1)
 人人說我姊妹多；
 我的姊妹不算多，
 三年兩年嫁一個。
 金嫁妝，嫁大姐，
 銀嫁妝，嫁二姐，
 兩口破皮箱，嫁三姐。
 大姐戴金簪簪；(2)
 二姐戴銀簪簪；
 三姐沒有戴，戴根豆芽菜。(3)
 大姐騎金馬；
 二姐騎銀馬；
 三姐沒有騎，騎個樹芽馬。(4)
 前門狗兒噉一噉；(5)
 有錢的大姐回來了；
 中間門狗兒噉一噉，
 有錢的二姐回來了，
 後邊門狗兒噉一噉，
 背時的三姐回來了。(6)
 大姐孩兒哭一哭，(7)
 玉米飯兒拌豬肉；(8)
 二姐孩兒哭一哭，
 白米飯兒拌羊肉，
 三姐孩兒哭一哭，
 一碗剩飯拌豆腐。(9)
 吃了還要添，
 三巴掌，

兩筷頭，
窮人子養的賤骨頭！

(通行沙市)

原註(1)「柑子樹」多以此喻婦人，「節疤多」言其子女多

(2)「簪」讀如簪，女人頭上所戴之一種

形似如針之裝飾品。

(3)「豆芽菜」菜名，其狀如簪。

(4)「樹芽馬」樹之分枝處。

(5)「噉」犬吠聲。

(6)「書時」言窮。

(7)「孩」讀如賴了。

(8)「拌」讀如笨。

(9)「剩」讀如縣。

來件

四月十六日

收到傅振倫直隸新河歌謠八則

十七日

收到鄭寶子四川酉陽歌謠九則

收到張祖基廣東梅縣歌謠十二則

十九日

收到張孚先張琮直隸邢台歌謠一百二十則

廿一日

收到宋大勳江西永豐歌謠十二則

廿四日

收到尹淑敏河南鄆縣歌謠一百零三則

收到劉朝選四川合江歌謠十三則

收到康壽康江蘇(?)等歌謠十八則
 (康先生，你的歌謠裡有十餘首沒有寫通

行某處，可否詳細示知?)

廿七日

收到王恭陸浙江黃岩歌謠五則

收到李痴郎廣東澄海歌謠九則

收到王潔秋直隸定縣歌謠一則

收到傅振倫直隸新河歌謠四則

轉錄

自己的園地

(仲密)

十一 歌謠

歌謠這個名稱，照字義上說來只是口唱及合樂的歌，但平常用在學術上與「民歌」是同一的意義。民謠的界說，據英國吉特生(Kidson)說(註一)是一種詩歌，「生於民間，為民間所用以表現情緒，或為抒情的敘述者。他又大抵是傳說的，而且正如一切的傳說一樣，易於傳訛或改變。他的起源不能確實知道，關於他的時代也只能約略知道一個大概。」他的種類的發生，大約是由於原始社會的即興歌，「詩序」所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云云，即是這種情形的說明，所以民謠可以說是原始的「詩」面又不老的詩。在文化很低的社會裏，個人即興口占，表現當時的感情或敘述事件，但唱過隨即完了，沒有保存的機會，到得文化稍進，於即興之外才有傳說的歌謠，原本也是即興，却被社會所採用，因而就流傳下來了。吉特生說，「有人很巧妙的說，謠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對於民歌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界說，

便是由一人的力將一件史事，一件傳說或一種感情，放在可感覺的形式裏（表現出來），這些東西本為民衆普通所知道或感到的，但少有人能夠將他造成定形。我們可以推想，個人的這種著作或是粗糙，或是精鍊，但這關係很小，倘若這感情是大家所共感到的，因為通用之後自能漸就精鍊，不然也總多少磨去他的稜角（使他稍為圓潤了）。

（註二）見所著英國民歌論第一章。

民歌是原始社會的詩，但我們的研究却有兩個方面，一是文藝的，一是歷史的。從文藝的方面我們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或做新詩創作的參考。在這一點上我們需現存的民歌比舊的更為重要，古文書裏不少美妙的歌謠，但是經了文人的潤色，不是本來的真相了。民歌與新詩的關係，或者有人懷疑，其實是很自然的，因為民歌的最強烈最有價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摯與誠信，這是藝術品的共通的精神，於文藝趣味的養成極是有益的。吉特生說，「民歌作者並不因職業上的理由而創作；他唱歌，因為是不能不唱，而且有時候他還是不甚適於這個工作。但是他的作品，因為是真摯的做成的，所以有那一種感人力，不但適合於同階級，並且能感及較高化的社會。」這個力便是最足供新詩的汲取的。意大利人威大列（Vitalie）在所編的「北京兒歌」序上指出讀者的三項益處，第三項是「在中國民歌中可以尋到一點真的詩」，後邊又說，「這些東西雖然都是不懂文言之不學的人所作，却有一種詩的規律，與歐

洲諸國類似，與意大利詩法幾乎完全相合。根於這些歌謠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種國民的詩或者可以發生出來。」這一節話我覺得極有見解，而且那還是一八九六年說的，又不可不說他是先見之明了。

歷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屬於民俗學的，便是從民歌裏去考見國民的思想，風俗與迷信等，言語學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參考的材料。其資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謠，但舊的也一樣重要，雖然文人的潤色也須注意分別的。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業，不過屬於文藝的範圍以外，現在就不多說了。在民歌這個總名之下，可以約略分作這幾大類：

一 情歌

二 生活歌 包括各種職業勞動的歌，以及描寫社會家庭生活者，如童養娘及夫婦的歌皆是。

三 滑稽歌 嘲弄諷刺及「沒有意思」的歌皆屬之，唯後者殊不多，大抵可以歸到兒歌裏去。

四 敘事歌 即韻文的故事，「孔雀東南飛」及「木蘭行」是最好的例，但現在通行的似不多見。又有一種「即事」的民歌，敘述當代的事情，如北地通行「不刺辦子沒法混，刺了辦子怕張順」便是。中國史書上所載有應驗的「童謠」，有一部分是這些歌謠，其大多數原是普通的兒歌，經古人附會作焚惑的神示罷了。

五 儀式歌 如結婚的撒帳歌等，行禁厭時的祝語亦屬之。占候歌訣也應該附在這里。該語是理知的產物，本與主情的歌謠殊異，但

因也用歌謠的形式，又與儀式占候歌有連帶的關係，所以附在末尾；古代的詩的哲學書都歸在詩裏，這正是相同的例了。

六 兒歌

兒歌的性質與普通的民歌頗有不同，所以別立一類。也有本是大人歌而兒童學唱者，雖然依照通行的範圍可以當作兒歌，但嚴格的說來應歸入民歌部門纔對。歐洲編兒歌集的人普通分作母戲母歌與兒戲兒歌兩部，以母親或兒童自己主動為斷，其次序先兒童本身，次及其關係者與熟習的事物，次及其他各事物。現在只就歌的性質上分作兩項。

(1) 事物歌

(2) 遊戲歌

事物歌包含一切抒情敘事的歌，謎語其實是一種吟物詩，所以也收在裡邊。唱歌而伴以動作者則為遊戲歌，實即敘事的扮演，可以說原始的戲曲，——據現代民俗學的考據，這些遊戲的確起源於先民的儀式。遊戲的時選定担任苦役的人，常用一種完全沒有意思的歌詞，這便稱作決擇歌（Countingout Song），也屬遊戲歌項下；還有一種只用住歌唱，雖亦沒有意思而各句尚相連貫者，那是趁韻的滑稽歌，當屬於第一項了。兒歌研究的效用，除上面所說的兩件以外，還有兒童教育的一方面，但他是他的益處也是藝術的而非教訓的，如呂新吾作「演小兒語」，想改作兒歌以教「義理身心之學」，道理固然講不明白，而兒歌也就狠可惜的白白的糟掉了。

（錄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晨報）